

千年的罪赎

□ 李宏英

公元1392年，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，大同镇迎来一队人马，皇家仪仗。入城时，净水泼街、黄土漫道、锣鼓喧天，大同府迎来了继魏孝文帝之后的第二位大官——代王朱桂。老百姓奔走相告，这是王爷，当今圣上的亲儿子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能来咱这边境城池，这是天恩呀！官员们夹道跪地，躬着身子，头和脸深深地埋进宽大的朝服袖子里，暗自思忖着这位王爷的到来是福还是祸。

和阳街官道上三层象辂的幔帐里，一位18岁的皇子面色铁青，似乎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萦绕在心头。去年八月初三老爹朱元璋突然将他由豫王改封为代王，并下令一年之后必须离京就藩。

“代”即代国，一千多年前西晋时期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，是北魏王朝的前身，后人多将其政治中心大同称作“代”地。

十三皇子朱桂虽年少，但也深知老爹冷酷、执拗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王爷府里张惶失措地收拾了一年。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初，朱桂带着老婆徐妃——中山郡王徐达的二女儿，母亲郭惠妃——滁阳郡王郭子兴的亲生女儿，当今皇后马秀英的妹妹。从繁华似锦的金陵城一路辗转几千米来到这个荒凉空旷的边境古城。

对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而言，半个多月的舟车劳顿，此时此刻，最想做的事莫过于跳进清灵灵的秦淮河里，酣畅淋漓地洗个澡，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塞外，黄土高原之巅，有的只是满面秋风、一嘴黄沙。朱王爷哭了，什么九边重镇、什么北方锁钥，这些似乎跟他都没有一丝关系，此时只剩下了远离京城、远离华灯的痛苦。

四哥朱棣怎么说还混得一处前朝都城北平，自己却流落雁门关外。元好问早就说过，这里是：“重关独居千寻岭，深夏犹飞六出花”。来的路上还时不时听到孩童们唱着：“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养桑蚕不种麻。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杏花。六月雨过山头雪，狂风遍地起黄沙。说与江南人不信，早穿皮袄午穿纱”这样戳人心尖的儿歌。

老爹就是如此狠心，举家迁徙，这跟发配有什么区别。既已如此，今后余生就只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“造”，可劲儿地“造”，老爹不是要我过来做大同的王吗？那就一定要做得像模像样。于是，一场疯狂的“造”开始了，巅峰历时51年。

首先是宫殿。

在当地官员眼里，当年辽金时代的国子监已经够大了，几乎占据了一整条阳街，精心修缮一番后作为朱王爷的府邸是绰绰有余。没成想，朱王爷看过后，大喝一声，你们这群废物，没见过世面。既然让我搬家，那就

要将金陵城的皇宫一并搬迁过来。宫殿要更大、更尽奢华，既要有江南锦绣，又要有帝王气象。

于是，代王府，以金陵城皇宫为蓝本，当年开造，历时四年，1396年完工，占地19万平方米，有大小宫殿20多座，房屋800余间。南北长690米，东西宽260米，门前四面围有数米高的墙垣。完工之后请岳父徐达过来参观，这位明朝开国大将站在城楼上，一眼望见门前两3丈高、10余丈宽的九壁，欣喜若狂。

其次是娱乐。

宫殿有了，但圈养的生活依旧乏味。于是这位王爷又开始寻找更多的娱乐项目。相传，每到夜晚，朱桂就带几个护卫架鹰走犬，到小南街一带寻衅闹事，调戏良家妇女，活像一个地痞。最刺激的娱乐项目莫过于“金锤击头”，朱桂手持硕大的金锤，带着一队人马潜伏在暗处，见有人走过来的时候，突然从后面跳出来，一锤打碎路人的脑袋，脑浆爆散一地，以此来获得快感。

大同镇的百姓和官员终于看清楚了这家王爷的秉性，是福是祸也终于有了定论。原来朱家打发过来一个神经病，用大同本地话叫做“愣怔货”，于是愣怔王爷的称号不胫而走。

然而，就是这个“愣怔货”竟然活生生地折磨了大同百姓54年。1446年12月29日，72岁的朱桂终于结束了荒唐的一生。无疑，第一代代王是可耻的。然而，他死了，还有儿子、孙子、重孙，用“愚公”的话说是“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”。大同百姓的头上落下的可能不再是金锤，而是被套上了一个永远摘不掉的金箍。

十几年后，大同百姓实在负担不起那些后继王爷们庞大的开支了。1460年，即天顺三年，都察院左金都御史王俭上奏朝廷：“今大同城中见有代府13府，将军、仪司宾宅第30余处，仍有11所未完，致公私耗竭，军民困惫，民不聊生。”

然而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江山都是老朱家的，百姓供奉几个王爷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。

整整252年，大同百姓自迎来十三皇子后，一共供养了十一代代王，直到1644年，即崇祯十七年三月，李自成入境，斩杀朱氏百余口，一把火烧毁这座250多年的宫殿（也可能是多尔衮烧的），历史才又继续往前滚动。

如今，听说代王府重修了，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，在王府门口铸一个朱桂的雕像，跪着，接受大同百姓的嘲弄与奚落。

首先是宫殿。

在当地官员眼里，当年辽金时代的国子监已经够大了，几乎占据了一整条阳街，精心修缮一番后作为朱王爷的府邸是绰绰有余。没成想，朱王爷看过后，大喝一声，你们这群废物，没见过世面。既然让我搬家，那就

吴城几度杏花红

□ 宋元林

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吴城杏花次第开。今岁天寒，打摆子一样的天气把花期都搅乱了。浑源吴城的杏花来得矜持，开得散漫，含苞的绯红，怒放的粉白，薄瓣轻蕊，楚楚动人。还有那欲语还休、半吐芬芳的，就在这角落里静静地迎候着春天。和风吹过，花随风摇，隐约有淡淡清香飘来。

近日，要拍一组视频，恰逢吴城杏花开，就有了一次到吴城“赴一场杏花的约会，寻一次诗和远方”的机缘，同行的还有一帮摄影人。浑源吴城与我并不陌生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长途汽车站售票工作时，大同与浑源之间有两条公路，一条是走二岭、三岭之间的盘山公路，谓之新路；另一条旧路就是出固定桥，途经后子口、吴城、蔡村等较为偏僻崎岖之路。吴城在我的记忆中，只是大同通往浑源旧路上的一个站点，并无特别之处。而且自从有了高速路，再未经过这里。好在同行者是搞摄影的，对这里熟悉。途经一处原始村落，她介绍说此村名“香水寺”，因此间曾有古寺而得名。今寺已无存，只留下了这个村名。村中有一株红布围裹树身的古柳树，体量大的惊人！伞状树冠阴达二十多米，三人手挽手都环抱不住，当地人说此树树龄已有二百年。

出香水寺不足四五里便抵达吴城杏林。下车伊始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只见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、铺天盖地的杏花一望无际，撼人心魄。到处充满风华情致，不言入画也是画。行前，我的朋友Susan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她修长的身材着一袭红裙，云鬓间插一朵小花，人面杏花相映红，倩影花香入镜来。她一亮相就惊艳了在场人，成了摄影人镜头追逐的最美风景。于是，我的朋友在花海里徜徉，若有所思，回眸间看到的是恋恋不舍。

这是其中一位摄影人的创意，但我并不认同。

杏花的花语代表的是信息，而且在吴城不存在“落叶缤纷众芳逝”的伤感，当所有杏花的花朵淡定飘落时，另一种希望已跃然枝头。生态文明的伟力，除了赏心悦目，还有春华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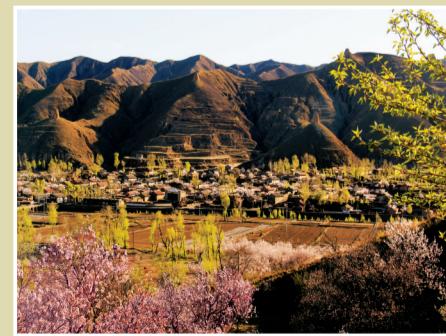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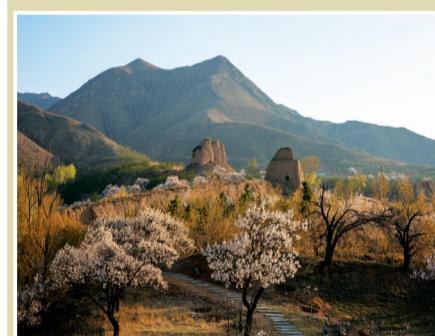
我把在吴城拍到的美照及所感发给“大同好粮”协会麻会长，竟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。他说：“吴城杏花确实美，那些树正是1994年春栽植的，为此，全省在浑源召开了仁用杏建设现场会。如今已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。”

有人说吴城之名听起来很美，恰如这漫坡满眼的杏花红。其实吴城之冠，在于野秀。原本吴城一带山高坡瘦，沟壑纵横，土地贫瘠，风物多苍，游人罕至。时任县乡领导慧眼高见，扶贫种植一万八千亩仁用杏经济林，才使吴城由默默无闻变名声大噪。每当花季，杏粉三四十里，沟沟坎坎，坡间地头，满是花海，寻芳觅美者，闻香而动，纷沓而至，热闹异常，旅游资源也显得天独厚之势，不仅成了观光旅游体验塞上风情的“新宠”之地，更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经济。

此时，我想到盛传已久的一首古老民谣：“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养桑蚕不种麻，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杏花？”这些年来，怀揣勤劳致富梦想的吴城人，在各级继任领导持续发力和引领下，不断巩固和壮大了脱贫致富的成果。

莫道雁门春信晚，吴城亦有杏花开。赏了一场花事，听了一段故事，再回头赏花，发现眼前画卷更有质地，心中感觉更添滋味。那娇艳妩媚的杏花，美得亲切厚重；那浩大逶迤的杏林，美得气势如虹，昭示出吴城缤纷多彩的未来，恰似这万紫千红闹春潮的景象！

随手拍大同



城墙、守口堡花开景象 孙安世 小芳 摄



谈古论今 大同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 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0999

自办发行
全册定价258元